

淄博是齐国故都，人杰地灵，历史悠久。姜太公曾在这里灭商兴周；从这里出使楚国的晏婴曾智辩楚王，说出“橘生淮南为橘，生淮北以为枳，地不同而味相左”的名言；一代兵家孙武也是从这里成长起来并走出去，最终成就了著名的《孙子兵法》……淄博盛产瓷器、琉璃，《博山琉璃花》的作者便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做工独特的琉璃和心灵手巧的炉匠。

本期“生活在淄博的作家写淄博”专题，既让我们看到了传统、乡土的淄博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、变化中的淄博——“淄博的山水不炫耀，不张扬”，“近有近的姿色，远有远的韵致”。这片崇尚革新和开拓的土地，将承载着当代淄博人五彩缤纷的希望。

军屯村的守望与传说

仍记得2003年初春的一个日子，淄博电视台要把我的一篇文草《梦幻的乡土》拍成电视散文，拍摄时间仅一个上午，而我所写的那个地方远在数十里之外。负责拍摄的两位记者和我商量，看能不能就近找个村庄代替，我想也只好这么办了。一位记者就提议，咱去军屯村吧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带有兵戎意味的村名。

驱车来到村口，我顿时被这个独特的小村吸引了，说真的，这比我散文中写的那个村庄更令人神往。

村子不大，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样子。走进村子，更像是走进了一段深邃的时光，一种绵长的记忆。这里没有当今一些富裕村庄所常见的那种整齐划一的建筑物，所有的房子无序而杂乱地顺山势而建。建的时候大概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，大小不等，高矮参差，方向交错。一座房子有一座房子的风格，每个院落有每个院落的脾性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无序，显出了这个村子与众不同的原生态风貌。

如果不是为了这次拍摄，我甚至不知道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，还有这么一处所在。

电视散文拍得很成功。播出后，不少朋友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江南小镇了。我想，这既有摄像的效果，更多还是军屯村自身的魅力。

一转眼十年过去了，这些年来，我只要有空闲，就会到这一带转转，这里几乎成了我精神的栖息地。我有时会站在淄博市张店区东郊的花山上纵目远眺，倘若赶上晴天，附近的几个村落便可以尽收眼底了。尚庄村、解庄村、隽山村、迎仙村……阡陌纵横，楼房林立；四宝山、柳毅山、牧龙山、玉皇山……山山相望，连绵起伏；卫湖路、中润大道如两条玉带环绕。这些村落多建于明代，再早一点的可以追溯到元初和唐代。历

史给这片土地留下了太多的故事和沧桑，如今的开发与建设又刷新了它的容貌，展现着当代农村的风采。

向东望去，在花山和玉皇山之间，一片红瓦房错落在绿树掩映之中。绿与红，天然配色，如诗如画。看到这样的景色，让人的眼睛不由一亮，心头一阵清爽。很难相信，在距离车水马龙的城区仅几公里的地方，竟有如此朴素而沉静的田园风光。这片风光就是军屯村了。我发现，它既可以亲近，又适于远观。近有近的姿色，远有远的韵致。

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：“人类在新世纪、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。”在这块古老而新兴的土地上，山与村，自然与人，早已和谐交融，相濡以沫。

人，一旦喜欢上了一个地方，往往也会对这个地方的往昔产生兴趣。在军屯，只要一提到邢才这个名字，村里的大人孩子都耳熟能详地唠上几句，正是因了这个名字，才让这小小的村落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积淀。我看过去一本军屯村现存的《邢氏世谱》，上面这样记载：“吾祖……以为始祖讳才公，徙直（隶）省河间府任邱县，迁临邑，自临邑适诸城，投忠义卫，授青州卫千户，赐牧马场于益都西偏九顶山之阳，屯田数顷，遂为军屯……”

从这时起，有关邢才的故事被口口相传，代代称颂。他本是益都（今青州）人，清朝初年为朝廷武官。他为人耿直、忠厚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那一年，边寇入侵，危及京师。朝廷召集文武大臣议事，商议退兵之策。不少臣子纷纷推举邢才率兵抗敌。其实并不是臣子们多么器重他，不过是给他一个送死的机会，借此拔掉这个眼中钉，因为邢才的仗义执言常令朝廷一班奸佞之人心怀嫉恨。

当皇上召见邢才，命令他带

兵迎敌，邢才考虑的是国家社稷的兴亡。他临危受命，率领将士奔赴疆场，身先士卒，几经鏖战。在敌军的重兵围困下，整整三个月，外无救兵，内无粮草，邢才同士兵和马匹共食野草，兵不解甲，马不卸鞍。一直坚持到朝廷援军到来，最终大获全胜。

班师后的邢才，被封为青州都卫千户侯，皇上赐给他三十顷地作为牧马场，赐两顷地作为鸭窝场，并准许邢才在此屯兵垦田。后来，邢才家族也迁来此地，繁衍生息，于是就有了“军屯村”。

这段故事，使我这个村庄愈加刮目相看了。

作家刘亮程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：“我们黄土高筑的村庄是另一片作物，此刻静静生长影子，水一样的光阴环田绕户。”

今日的军屯村，也正如村中水库的水，波澜不惊，明净如许。镜子般的水面，倒映着戏水的儿童和洗衣的妇女，激滟着岁月的光影与历史的残片，村民们把时光和传说折叠起来，存放在心里，与世无争地继续着清淡而淳厚的日子。就像那些躺在路边缓坡上的大青石，不炫耀，不张扬，春耕秋收、夏种冬藏，迎送着季节的轮回，墨守着农民的本分。我不由想起徐夜的一首诗，“清晨荷锄出，田间人尚稀。观物适自然，时见朝雉飞……”

军屯村的土地算不上肥沃，却也五谷丰登，尤其是这里盛产的地瓜，早已是当地的品牌。个大、皮白、瓢红，含糖量极高，如果烤熟了，未等入口，香味已把人袭醉了。

无论你是旅行还是长住，走进军屯村，心就会自然地静下来，脚步也随之放慢了。时间在这里，似乎变得舒缓了。

慢慢地行走着，寻找与回归，观想与参照。水的灵性，山的魂魄，历史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心灵的绿地越来越近了。



淄博蒲松龄故居。

动态

4月3日，由中国作协创研部、山东省作协联合主办的张洪兴长篇小说《一诺千金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4月14日，孙方之中短篇小说集《曼陀罗》出版发行暨文学创作35周年座谈会在淄博周村区举行。

省签约作家宗利华创作完成长篇小说《佳城》，小说以作家子曰

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开故事，在探寻人物故事、剖析人物内心世界、展示人性深度的同时，对这个时代 的伤疤也进行某种揭露和批判。

8月10日，山东作家沂源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淄博市沂源县举行，这是省作协在县级城市建立的第一个作家创作基地。仪式结

束后，来自全省的20余位作家参加了以“沂源赋”为主题的采风创作活动。

淄博市文联举办“中国梦·美丽淄博”散文征文活动，活动从2013年3月开始到9月结束。7月10日，临淄区启动了“齐都赋”主题原创作品大赛。

青未了

写作 星期一
B05-B07
2013.9.9

□康爱娟

博山琉璃多，博山琉璃美。近几年来，赞美琉璃工艺和艺术摆件的文章比比皆是，而我想从内心赞美那些制作琉璃艺术品的大师和工匠，是他们用智慧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制作出一件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。

博山，自古就是琉璃生产和经营的集中地，西冶街更因琉璃而兴盛繁荣。过去，街头阁楼上有副抱柱联写道：“珍珠玛瑙翠，琥珀琉璃街。”这副对联生动形象，颇有文采地为琳琅满目、鳞次栉比的琉璃街市增色不少。西寨、后七沟等处的琉璃炉一座连着一座，有许多作坊朝街，来往行人不免驻足观看匠人们的精彩表演，领略一番炉匠师傅在炉前敏捷灵巧的吹制手艺。尤其是夏日，炉火熊熊，烘烤着匠人满是汗珠的脸庞和胸膛，汗珠晶莹，辉映着艺人手中玲珑剔透的花球和各式各样的工艺品。一座座炉火作坊，成了人们初识琉璃工艺的窗口，也展示了昔日琉璃艺人的劳苦艰辛。那时，博山的街头巷尾还流传着《小炉匠打赵尔萃》、《闹龙街炉匠戏乾隆》等许多关于琉璃与炉匠的故事，又为博山古老的琉璃工艺增添了神奇色彩。

如今，博山的窑炉依然红火着，我时常去那火炉旁看一看有动有静、动静结合的劳动场面。

我喜欢欣赏每一件琉璃艺术品。从小鱼、小虾、小猴子、小鸟，到体积很大的琉璃摆件，都是炉匠们用智慧和汗水通过捏、揉、扎，用心制作出来的。我捧着琉璃花球会看个不停，里面的各种动物和景色就是个天然公园的缩影，真想摸一摸那带露水的花瓣，更想捉一只蝴蝶出来。一位炉匠曾给我做了很多琉璃项坠，每年夏天我都戴上，就是生活在博山的女士，看到这样的项坠都会赞叹地说：“哎呀！这么漂亮的项坠啊！”的确，博山炉匠的手艺是很神奇的。

曾有一件事情，博山的炉匠让我感动，让我不能忘记。

那年，我随同记者去城城一带的琉璃厂采访，在观看一位炉匠制作花球的时候，我随便跟他聊了起来，他说，他一天要做八十个琉璃摆件，如果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话，就要起来坐下不停地在炉前来回穿梭；如果两个人合作，会节省些时间，多做几个活，按计件工来算，就可以多挣钱。当时，我求这位炉匠帮我做件事，我有一个心爱的琉璃项坠不小心摔坏了穿孔把，但不舍得扔掉，就想让这个师傅帮我补救一下。这真是给他出了难题。他说，在冷却的琉璃物件上，再重新粘贴上穿孔把，不太好掌握。不过，他还是答应试一试。时隔几天，这位师傅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第二天一早就把项坠给我送来。当我拿到补救好的项坠时，我惊呆了！项坠和原来的几乎没有什两样。师傅说，穿孔把做在了另一头，把摔坏的一头磨掉抛光，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我更加喜爱这个项坠了，至今我还戴着这个补救好了的琉璃项坠，因为它又增添了许多内容。

有人曾设想，能不能用机器代替炉匠的艰辛工作。这只是个设想，世上有些东西可以用机器操作，有些是永远不能取代的。博山的琉璃花球就是炉匠的专利。

博山的炉匠就是这样，工作时不能穿漂亮得体的衣服，吃饭时不能围坐在桌子前舒服地用餐，在火炉前烘烤的滋味他们也已经习惯了。而正是一代一代的炉匠，把博山这古老的琉璃手工艺传承到现在。这些心灵手巧的炉匠，让我们看到了博山琉璃历史的骄傲，展现了当今琉璃艺术的风采。

我赞美博山的琉璃，更赞美揉出博山琉璃花的炉匠！

“写作”——关注当下，反思现实，状写自己生活的一方水土，再现当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——“写作”是展示各地市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，也是反映齐鲁大地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。

投稿邮箱：qlwbxiezuo@163.com